ATLANTIS PRESS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10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ports, Arts,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Engineering (SAEME 2017)

Irony under Cover Progression in the Awakening

Yi Che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Keywords: awakening, covert progression, marriage, maternal love, independence.

Abstract. The Awakening has long been seen as the herald works of new women, in which the heroin Edna is seen as the predecessor of new women. This article, through the method "covert progression" put forward by Professor Shen Dan, explores the details in this novel, in an effort to find the hidden covert progression which conflicts with the surface narrative. This covert progression satirizes the seeming theme of this novel-marriage, maternal love and female independence, which shows the conservative stand of Kate Chopin.

《觉醒》中隐性叙事进程下的反讽

陈颐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成都市 中国

关键词： 《觉醒》 隐性叙事进程， 婚姻， 母爱， 独立。

摘要：《觉醒》长久以来被看做维多利亚时代新女性的先声，其女主人公埃德娜也作为新时代新女性的代表受到女性主义的追捧。本文从申丹教授提出的隐性叙事进程这一概念出发，挖掘小说中的细节描写，发现同显性叙事进程相抗衡的一股隐性叙事暗流。这一隐性叙事进程对小说的主题——婚姻、母爱和女性独立——进行反讽，表现了作者的保守立场。

1. 简介

从古希腊以来，情节就是文学所关注的问题。传统文学评论也聚焦于情节的发展，但是就情节的发展而言，评论家们却得出不同的结论。对《觉醒》的分析，有的把埃德娜最后的自杀看做是一种胜利，给维多利亚沉闷的社会当头一棒，也有人认为埃德娜的自杀是一种失败，屈服于社会规范。同样一部小说，从情节来看两种结论都有一定的道理。申丹发现，仅仅从显性叙述来看一部文学作品，往往只能从宏观上得出一定的结论，有时这些结论不尽相同，在此基础上，申丹提出了隐性叙事进程这一概念。申丹认为"在很多叙事作品中存在双重叙事运动，不仅有情节发展，且在情节背后，还存在一股并行的叙事暗流，称之为'隐性进程'，在国际上，命名为'covert progression'"。

从隐性叙事进程入手，会发现小说中存在种种细节，对女主人公的觉醒构成反讽，这些微观细节处更是对主题的进一步深化。一直以来的分析都把《觉醒》看做维多利亚时代新女性的先声，因为主题大胆，该书一经出版便被禁止，该书的接受过程也为评论家们津津乐道。本文旨在运用申丹教授提出的"隐性叙事进程"分析凯特·肖邦公认的女性主义代表作《觉醒》，指出在小说中，对女主人公埃德娜的觉醒从头到尾都有一股反讽暗流，这一暗流呼应了小说的结尾——埃德娜的觉醒注定会是一种失败，体现出隐含作者的保守主义立场。

2. 《觉醒》的显性叙事进程

《觉醒》之所以被看做是女性主义的代表作，年轻漂亮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埃德娜，生长在一个传统保守的长老会家庭，在经过几次青春期懵懂的暗恋失败后，"巧合"（accident）地

Copyright © 2017,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under the CC BY-NC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嫁给了克里欧人礼昂 庞特里耶，“就像很多其他天命注定的婚姻一样”。（201页）婚后的日子本来也是一帆风顺，衣食无忧，但一次格蓝岛度假打破了这种和谐的家庭生活。埃德娜在这里遇到了一系列克里欧人，首先是阿黛儿 拉提诺，是她对埃德娜的抚慰（gentle caress）带来了埃德娜觉醒的意识：“拉夫人将手覆盖在身旁庞太太的手上，见到庞太太没有要把手缩回去的样子，便亲切的紧握着.....起初这个动作叫庞太太有点不知所措，不过她马上就放开自己接受这位克里欧人的抚慰”（20页），这是埃德娜觉醒的萌芽。而之后同劳伯特之间的接触慢慢唤起了她内心的觉醒，自我的觉醒，精神的觉醒，开始意识到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自我同外在世界的关系。这是劳伯特给埃德娜带来的心灵上的觉醒。而在劳伯特去墨西哥的日子，埃德娜又同厄洛宾有一段感情，这一段感情却全然是肉体的。在这里厄洛宾带给埃德娜的是肉体上的觉醒，性欲的觉醒。尽管不同的人促进了埃德娜不同方面的觉醒，而在小说的结尾埃德娜却走向大海自杀。

同一真实作者在不同作品中往往有不同的隐含作者，表现出不同的立场。不能认为一个作者所有的作品都表现同样的观点立场，因为根据叙事学的观点，隐含作者是作品推导出来的作者，不同于真实作者，虽然对真实作者的了解有助于理解隐含作者。在《觉醒》中，显性叙事进程可以推导出一个具有女权主义思想的隐含作者，而根据隐性叙事进程则会发现小说中对这样的女权思想充满嘲讽，这也表现出来了隐含作者的保守态度。真实作者肖邦在父亲和曾祖母的影响下，性格独立，还受到同时代的各种早期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故具有较为鲜明的女性自我意识。但她毕竟处在保守的南方，因此作品中难免会有保守和传统的一面。了解真实的作者有助于更全面地分析她的作品和理解小说中隐含作者的态度。

3. 隐性叙事进程下的反讽

申丹认为同样的文本细节有可能会在两种叙事进程中产生不同的意义，而文本的主题意义则在于这两种叙事进程的共同作用。显性叙事进程是小说的主线，在这条主线下还存在一股暗流，对主线起着加强或者颠覆的作用。《觉醒》中同样存在这样一条叙事暗流，小说的显性叙事进程表现的是新女性的觉醒，而隐性叙事进程则对其进行了反讽。通常的反讽有两种基本类型：“言语反讽”和“情景反讽”，前者涉及词语的表面意思和说话者意在表达的意思之间的不协调，后者则涉及行为预想的结果和实际结果之间的不协调。还有一种较为常见的反讽是我们所熟悉的“戏剧性反讽”。而申丹提出了“语境决定的反讽”，其特点是：文字与其所旨在表达的意义协调一致，行为本身也不产生反讽性，但这些文字和行为在特定的语境中则隐含的反讽性。申丹在这里指出，隐性叙事进程的反讽是作品从头到尾的一股反讽性潜流。《觉醒》中隐性进程的反讽如果单独看，并不具有，因为其文字和所表达的意义一致，只有放在整个小说中才能看出反讽暗流。这样的反讽暗流使叙事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更加复杂丰富。

3.1 对婚姻的反讽

小说开篇便是看报的庞特里耶先生，随后埃德娜从海边回来，这里评论家们关注的都是庞先生把太太看做一件自己的财产：“他看着太太，好像心疼一件遭到损坏的财产。”（2页）在19世纪末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将自己的太太看成自己私人财产是当时普遍的看法，这可以从“已婚妇女法律地位从属”（coverture）看出。“已婚妇女法律地位从属”是过去英美普通法中关于已婚妇女法律身份或状态的一个法律概念，指的是女性在结婚之后其法律权利便与丈夫的合二为一，那个“一”就是丈夫，妻子隐身于丈夫的庇护之下，由其丈夫代表。这是显性叙事进程所体现的主题，强烈的男女社会不平等。在小说第三章的描写却对这一主题构成反讽，“他觉得她太不够意思，她是他生存唯一的目的，居然对他的事那么无动于衷，对他所说的话那么不重视。”（6页）这里生存唯一的目的就是对前面叙述的私人财产进行的反讽。在埃德娜同庞先生发生争执的第二天，庞先生意识到自己前一天晚上的确有点失控，所以对此作出了补偿。首先是将前一天晚上从克联饭店赢回来的钱分了一半给太太，然后从新奥尔良寄回礼物。埃德娜对此的表现“她和一般女人一样喜欢钱，所以欣然收下。”（8页）原文的“no little”

表现出埃德娜对金钱的喜爱，这股暗流其实是对后面埃德娜搬出庞先生的豪宅住进“鸽楼”的反讽。这种种隐性叙事暗流都旨在说明虽然庞先生受社会规范的限制有自身的局限性，但是同其他丈夫相比，庞先生算得上是一位好丈夫。

小说中除了表现庞先生对埃德娜的好和体贴以外，也极力把庞先生描写成一位受人喜爱的男士。在从格蓝岛回去后，庞先生发现太太行为举止不同寻常，还去孟德莱医生那里寻求帮助，并对医生说道他不愿同女人吵架，也不想对她们无礼，特别是他的太太。在对待埃德娜怪异的行为上，庞先生找到了医生，但是又不想直接让医生给太太诊断，而是让医生以老朋友的身份去家里吃饭，这也说明他考虑到了埃德娜的感受。即使在埃德娜未经丈夫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搬去“鸽楼”，庞先生虽然心中不快，也是极力为其善后。小说除了描写庞先生对太太的体贴关爱以外，还对其婚姻作了一个总体的描述“accident”。作者在描写埃德娜的几次感情的时候，是以埃德娜为视点来进行叙述的，在这里作者说埃德娜嫁给礼昂 庞特里耶纯属巧合，其实也是对他们婚姻的一种反讽。从古至今婚姻都是神圣的，而这里神圣的婚姻竟然只是一场“accident”。

3.2 对母爱的反讽

在对待孩子方面，埃德娜曾说“我可以放弃不一定必要的事物，可以为孩子放弃金钱，放弃生命，但是不可以放弃自我。”（59页）这里埃德娜表现出对孩子的爱，虽然不会为了孩子放弃自我，但是这种母爱已经超越生命。然而文中多处描写夫妻两人如何对待孩子，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描写其实也对埃德娜宣称的母爱进行了反讽。和埃德娜相比，庞先生虽然没有像埃德娜那样明说对孩子的爱，但小说开篇作者便以全知叙述的口吻说“庞先生忘了给小孩买糖果和花生，可是疼爱他们的心意一点都不假。”（6页）在庞先生对埃德娜疏于照顾孩子这个情节中，有评论家认为庞先生在这里是无理取闹。然而这句话“庞先生了解发烧的症状，错不了的”（6页），说明至少在庞先生看来，孩子真的生病了。

小说中有明显描写孩子对父母态度的不一样，首先是孩子对庞先生：“两个男孩在一旁翻滚，抓住他的大腿不放，要求他务必带着带那回来给他们。”（8页）这里可以看出孩子同父亲的距离很近，父亲对两个孩子应该是很溺爱的。而在小说第四章作者这样说“庞家的小孩玩一玩跌倒了，不太会哭着跑到妈妈怀里寻求抚慰，反而会自己爬起来，擦干眼角的泪水和嘴边的沙土，继续玩下去。”（9页）有读者可能会说这是因为孩子懂事，但是这两处描写可以看出，在爸爸面前孩子可以放肆地撒娇，表现得不懂事，而在妈妈面前却坚强懂事。究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孩子同父亲的感情好过跟母亲的感情，所以在父亲面前可以肆无忌惮。这同传统的维多利亚严父慈母的形象是截然相反的。

当心情不好的时候，埃德娜对孩子的感情也会随之减弱“她对周遭的一切都不感兴趣，不论是这条街，或是孩子、水果贩、眼前的花都是这陌生世界的一部分，而一时之间这世界对她充满着敌意。”（67页）有时也会把自己的不快发泄在照顾孩子的混血保姆身上，责怪她做事不仔细，不该让孩子在太阳底下玩耍。而对孩子的关爱也只是在自己心情好的时候才会出现。在得知劳伯特要从墨西哥回来后，埃德娜心情极好，“她停在一家糖果店给在羿白市的小孩买了一大盒的糖果，盒子里塞了一张卡片，匆匆写着几句温柔的话，并且附上很多很多的亲吻。”（102页）这里“scrabble”和“tender message”本身就构成反讽，表现埃德娜对孩子的爱被笼罩在同劳伯特感情的阴影之下。小说第35章，在同劳伯特见面的第二天早上，埃德娜心情愉快，这也表现在对孩子来信的态度上：“这些信都让她蛮开心的。她心情愉悦的给小孩回了一封信，答应给他们寄糖，还恭喜他们小猪猪诞生了。”（132页）由此可见埃德娜对孩子这种不稳定的关爱是对其宣称的母爱的一种反讽。

3.3 对女性独立的反讽

《觉醒》主要讲述的就是埃德娜逐渐觉醒和独立的过程。但是小说的隐性叙事也对其构成反讽。在小说开头，埃德娜在海里游泳，“她要远远的游出去，游到别的女人不曾游过的地方！”（34页）她以为她跟其他女性不一样，以为自己游了很远，已经到了生死边缘。为了表现自己的独立，“她并没有向她先生提及自己面对死亡的经验，还有那一瞬间的恐惧，只轻描淡写

的说：‘我以为会自己一个人死在哪里。’（35页）而庞先生却说“亲爱的，你没有游多远，我一直在看着你。”（35页）本来游泳在小说中是作为埃德娜觉醒的重要一步，而庞先生的“你没有游多远”暗暗对埃德娜自我感觉的独立构成反讽。

小说中一个重要的情节便是埃德娜搬离丈夫的豪宅，住进自己的“鸽楼”。“鸽楼”作为埃德娜独立的一个象征，是她走向独立的关键。为了表现自己的独立，“家里面只要是她自己买的（her own）、只要不是她先生施予的东西（bounty），她都请人运到新家，不足之处，自己再花钱添置。”但是就算是属于她自己的东西，大多也是庞先生花钱买的。在19世纪末，根据“已婚妇女法律地位从属”原则，从女人嫁给男人的那一天起，她的一切都属于丈夫，她的行为也受其控制。在法律上她丧失了一个自然人的身份和权利，既不能在经济上独立也不能在行为上自主。虽然埃德娜认为搬去“鸽楼”就意味着迈出独立的第一步，但是按照当时的情况来看，她的行为却不是真正的独立。

埃德娜的独立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是精神的独立，第二个是经济的独立。在埃德娜看来，自己实现了两方面的独立，搬去“鸽楼”首先是精神上的独立，花自己的钱意味着经济上的独立。她之所以把丈夫施予的东西留下不带走，也就是为了自己能够在经济上独立。为了庆祝自己搬去“鸽楼”开始新的生活，埃德娜举办了个盛大的宴会，但是她却准备让丈夫为这个宴会买单。同时，埃德娜也大方告诉大家自己所佩戴的钻石：“相当新，事实上是‘崭新’；我先生送我的，今天早上才从纽约寄到。”（110页）本来是庆祝自己独立自由的宴会，宴会上的一切东西都是由庞先生买单，从精致的器皿到女主人佩戴的钻石项链，再到宴会上所有的食物。

整个小说的情节就是围绕埃德娜的觉醒，以及自我逐渐独立展开的。但是文中这些看似与主题无关的细节描写却在暗暗颠覆主题。埃德娜并没有如她所想真正地独立，不管是在精神上还是经济上。经济上仍然依附于庞先生，要靠庞先生她才能举行那个盛大的宴会。而在精神上，虽然她有意识想要独立，但是她所意识到的独立太过局限，她对芮芝小姐说：“我相信我一定会很喜欢这样子的安排，会喜欢自由、独立的感觉”（99页），她以为搬出豪宅搬进“鸽楼”就是独立了，这是对埃德娜的独立进行的反讽。

4. 双重叙事下的张力

在对婚姻的反讽中，显性叙事描写的是受到婚姻桎梏的埃德娜如何想冲破婚姻这个牢笼获得自己的独立。鸟在小说中多次出现，开头、中间和结尾的三次出现和显性叙事主题形成对应。在这里可以把埃德娜看做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鸟。小说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一只黄绿相间的鹦鹉悬在门外的鸟笼里”（1页），这个鸟笼里的鹦鹉形象正是埃德娜的写照：婚姻就是她的鸟笼，她就是关在鸟笼里的鸟。而在文章中间，芮芝小姐对埃德娜说“想要飞越传统和偏见的鸟儿得要有强壮的翅膀，小东西伤痕累累、精疲力竭地掉回地面的景象珍悲惨。”（104页）埃德娜这只小鸟想冲破婚姻的牢笼，想要飞越传统和偏见，追寻自由，然而芮芝小姐的这番话却也暗示了小说的结尾。结局出现的小鸟，“一只断了羽翼的飞鸟在空中扑打，旋转，拍动着羽翼，无力的画着圈子下坠，坠入水中”，（146页）最后这只小鸟坠入了水中，同女主人公的结果一样。在显性叙事进程中，鸟就代表困在婚姻这个牢笼中的埃德娜。

显性叙事中的婚姻就是埃德娜的牢笼，但是隐性叙事却处处对此进行反讽。正如之前做所的细节分析，从文中很多描写可以看出，婚姻生活并不是埃德娜所讲述的那么糟糕。庞先生对埃德娜体贴关心，把她看作唯一生存目的，做事也考虑顾忌她的感受，隐性叙事中处处体现的是庞先生对妻子的爱，而显性叙事却把他们的婚姻看作牢笼。这两种叙事结合起来形成了一股张力，对认为女性在婚姻生活中就一定是受到压迫这一传统思想进行反讽。在《觉醒》中，庞先生对妻子的态度，和妻子对待他的态度形成明显的对比，这不能不说是对埃德娜自认婚姻不幸的反讽。

在反讽的第二方面，显性叙事描述的埃德娜虽然不是一位妈妈型的女人，但是她也极力表现出对孩子的爱，声称可以为了孩子放弃自己的生命。在显性叙事进程中，也可以看到很多

埃德娜疼爱孩子的地方，这和埃德娜最后的自杀也是相呼应的。在埃德娜自杀前，阿黛儿的“想想孩子们”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追求自我和独立的埃德娜势必同传统的母亲这个角色相冲突，两者不能调和。因此显性叙事中对埃德娜母爱的强调是同主题相呼应的。而在隐性进程中可以看到埃德娜飘忽不定的母爱，这种母爱极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可以是没有缘由的心情变化，也可以受到埃德娜和劳伯特感情的影响。如果用小说中的一个词来形容，那埃德娜对孩子的爱是受驱动的（impulsive）。从隐性叙事可以看出小说中着墨不多的庞先生，却对孩子极其宠爱。两种叙事所形成的张力构成了对埃德娜所谓母爱的反讽。

小说的显性叙事讲述的是埃德娜觉醒和人格独立的过程，并且逐渐意识到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埃德娜在小说中的独立主要体现在游泳和搬进“鸽楼”这两件事上，游泳让埃德娜在水里自由自在，无所束缚。而搬进“鸽楼”则是迈向独立的关键，这两个情节都同主题紧密联系，是埃德娜觉醒必不可缺的部分。但是小说的隐性叙事进程却从头到尾在破坏这个主题。埃德娜以为自己游了很远，岂料一切都还是在庞先生的注视之下进行的，也就是说一切都在他的控制下。“鸽楼”虽然作为独立的标志，但是叙事暗流表明埃德娜为此举办的盛大宴会却是在庞先生的“赞助”下进行的，这说明埃德娜没有在精神上和经济上实现真正的独立。显性叙事和隐性叙事形成的张力暗中破坏小说的主题。主题表现的是埃德娜的觉醒和独立，而叙事暗流却对其进行反讽，认为情节中所描述的独立并未真正实现。

5. 结语

对于一部叙事作品，如果单从情节出发，往往无法发现同时进行的另一叙事暗流。从“隐性叙事进程”出发，可以把文中很多的细节联系起来，这些细节可能因为对于情节无足轻重而显得琐碎离题。只要逐渐发现隐性进程，相关文本细节就不会再显得琐碎，而会获得主题相关性，其审美价值也会相应显性。《觉醒》很有很多看似同主题无关的细节，但是这些细节却构成了一股叙事暗流，这股隐性叙事暗流同显性叙事一起形成的张力对小说主题起着一定作用，或者强化主题，或者颠覆主题。在《觉醒》一书中，这股张力就对女主人公埃德娜的婚姻、母爱和独立构成了反讽，在一定程度上同主题进行抗衡。这两个一明一暗的叙事进程相互制衡，相互作用，各种矛盾的成分相互牵制，两个叙事进程所形成的张力进一步丰富了小说的主题，表现了作者的保守主义立场。

References

[1] Shen Dan. “Naturalism under Feminism and Consumerism: Cover Progression in Kate Chopin’s ‘A Pair of Silk Stockings’”.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Vol. 1 (2015)， p.71-86.
[2] Shen Dan. *Narrative, Text and Subtext-Reread Classical English Short Novel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2009, p.112-113.
[3] Shen Dan. “What is Cover Progression? How to Find This Narrative Undercurrent?”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Vol. 5 (2013)，p.47-53.
[4] Shen Dan. “Thinking on Narrative ‘Cover Progression’”.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Vol. 6 (2013)，p.11-12.
[5] Ye Ying. “Flying Little Bird Surpassing Tradition and Prejudice-An Analysis on Necessity of Edna’s Death in Chopin’s *The Awakening*”.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Vol. 6 (2011)，p.93-99.
[6] Kate Chopin. *The Awakening*. Yingmei Yang, Trans. Shenyang: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1997.
[7] M. H. Abrams. Geoffrey Galt Harpham,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10, p.165.